

梅桑榆/著

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
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險。

中国战俘 劳工录

1931—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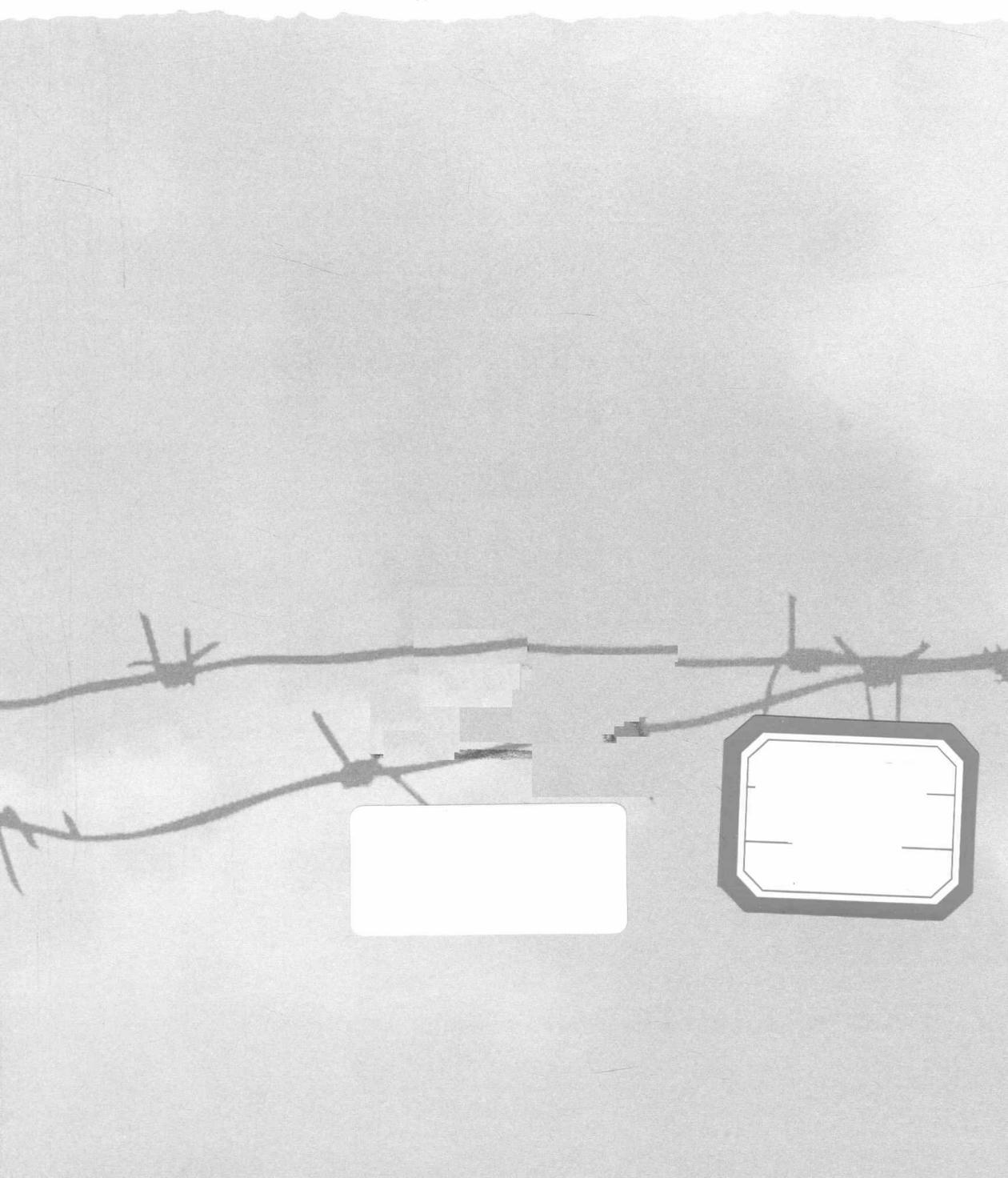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战俘 劳工录

梅桑榆/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战俘劳工录 / 梅桑榆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065 - 6975 - 0

I. ①中… II. ①梅… III. ①侵华事件 - 战俘问题 - 史料 - 日本②侵华事件 - 华工 - 史料 - 日本 IV. ①K265.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889 号

书 名: 中国战俘劳工录

作 者: 梅桑榆

责任编辑: 闫永春

责任校对: 刘晓京

装帧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 66531659 (发行) 66737333 (编辑)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6975 - 0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魔窟般的战俘集中营	5
一、杀戮与残害,从他们被俘开始	5
二、初进鬼门关	13
三、战俘们的衣、食、住、劳、病	17
四、残酷迫害与随意屠戮	23
五、活人做靶、砍头示众与狼狗掏腹	30
六、比德国法西斯还要凶残的“试胆教练”	33
七、细菌试验与活体解剖	37
第二章 诱招、劫掠劳工的巨网	47
一、广织巨网的毒蜘蛛	47
二、巧言诱骗,数百万青壮年上当	51
三、疯狂抓捕,千家万户妻离子散	58
四、刺刀下的“义务”和“报国奉公”	68
第三章 监狱般的劳工集中营	77
一、未当劳工,先做囚犯	77
二、出国劳工转运站——塘沽、青岛集中营	84
三、只进不出的矫正辅导院	92



四、榨尽“浮浪”血汗的浮浪营	97
第四章 每项工程都是劳工的血肉筑成	102
一、丰满水电站——大坝建成万骨枯	102
二、“新东京工程”，10万劳工铁岭受难	111
三、“731”食人魔窟的中国劳工	117
四、形同奴隶的“勤劳奉公队”	126
五、劳工血肉筑起的军事据点	133
第五章 死亡工程——“东方马其诺防线”	141
一、举世罕见的军事景观	141
二、东条英机的秘杀令	144
三、工程结束之日，便是劳工死亡之时	151
第六章 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矿工	161
一、吞噬劳工生命的虎口	162
二、血腥的“人肉开采”和频繁的矿难	166
三、监控劳工的毒招	178
四、矿区处处是屠场	187
五、以“防疫”为名的屠杀	194
六、死亡陷阱——矿工医院	198
第七章 劳工中的另类——特殊工人	208
一、才出魔窟，又陷地狱	208
二、第十九层地狱的特殊工人	213
三、消逝在荒原草甸里的生命	221
第八章 4万中国劳工日本受难	228
一、离家去国，众劳工海上哭别	228



二、茫茫大海上的苦难旅程	231
三、每个就劳地都是一座地狱	238
四、严密监控与残酷迫害	246
五、日本监狱,残害劳工的魔窟	252
六、遭遇原子弹爆炸的中国劳工	258
七、穴居深山 13 年的“野人”	265
第九章 万人坑,累累白骨的无声控诉	275
一、集中营死难战俘、劳工的归宿	277
二、触目惊心的万人坑惨状	284
三、被送进死人仓库的活人	293
四、阴森凄惨炼人场	299
五、毛骨悚然万人坑	302
第十章 被奴役者的反抗	309
一、集中营里的搏杀	309
二、与虎狼暗斗	314
三、罢工、暴动,冒死抗争	327
四、特殊工人——“把头掖在裤腰下的人”	338
五、震惊日本朝野的花冈暴动	350

引 言

日本从 1931 年侵占中国东北至 1945 年战败投降的 14 年间，除在占领区血腥屠杀中国人民之外，另一罪行便是疯狂掠夺中国物产资源，强制 1000 多万战俘与平民充当劳工，致使数百万人因遭受残酷的迫害而伤残、死亡。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将侵占中国东北作为对外扩张的国策，1927 年 6 月，新上台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炮制出一份令裕仁天皇含笑首肯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战略方针，其侵略步骤之一便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日本侵略者认为：满蒙的农产足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鞍山之铁、抚顺之煤足以确立其重工业，满蒙之资源足以支持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而雄飞世界！

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蓄谋已久，故在占领东北后不到一个月，便宣布建立“满洲国”，由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日本从此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大权，为掠夺中国东北的财富资源扫清了障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此后，日本政府、军部先后两次制定了所谓“满洲产业开发计划”，1937 年至 1941 年又制定了“满洲国军事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这些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掠夺东北的物产资源，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将其殖民地“满洲国”建成一个“大军火仓库”。为了使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日本政府、军部和财

阀组成种种特殊会社，大批日本财团、富商，怀着进宝山掘宝的热情，纷纷拥入东北，相继成立了“满洲轻、重工业会社”、“满铁会社”等各种特殊会社达 104 个，下属五花八门的公司 2348 家。到 1937 年，这些会社的投资总额已占全东北工业投资的 50%。东北的交通、钢铁、煤炭、石油、电业等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皆被日本特殊会社所垄断。

同时，日军把东北与苏联接壤的长达 2400 公里、宽 50 公里的地带，划为“北边地方”，在这一带修筑秘密军事设施，构建庞大的防御体系，以防备苏联的进攻。

日本疯狂地掠夺中国东北的物产资源，修筑工程浩大的军事要塞，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怎样满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需求，成为摆在侵略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3 年 9 月，以关东军参谋长兼特务部长小矶国昭为首的“劳动统制委员会”成立，陆续制定并实施对劳工的各项统制政策，并指定由日本人组建大东公司为输入劳工的经办人，负责从华北诱招大批劳工以弥补“满洲国”境内劳工的严重不足，同时负责身份甄别、证件发放和入满劳工的输送供给以及有关设施的经营。以往自由出入关内外的华北人民，从此成了日军刺刀下受管制、被奴役的强制劳工。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的战线迅速拉长，占领区逐渐扩大，日军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资源以供应侵略战争之所需，开始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

所谓“以华制华”，就是在占领区大力扶植伪政权以利于日军的殖民统治；所谓“以战养战”，就是大肆掳役占领区的劳动力，强迫他们到日本侵略者开设的矿山、铁路、水利、电力以及军事工程等作业场服苦役。由于诱骗、招募等手段已无法满足需求，日军开始通过“满洲劳工协会”、“新民会”和“华北劳工协会”在东北、华北地区实施强行征募政策，迫使数以百万计的

中国战俘和劳工成为日军的奴隶。

日军在东北、华北等地区大批掳役中国战俘劳工，主要是通过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华北劳工协会进行的，这些公司、协会，是广织掳役中国战俘劳工巨网的毒蜘蛛。

一些专家学者对日本侵华 14 年期间强制役使中国劳工的人数，做了研究、考证和计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居之芬，根据国内外已发掘的档案史料与研究成果初步考证，从 1935 年至 1945 年 8 月，日本侵略者通过各劳工协会从中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华南各占领区，先后以诱骗、抓捕、摊派、强征等手段，输出和就地役使中国劳工达 1500 多万人。^①

致力于中华民族沦陷苦难史研究的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李秉刚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光是在 1931 年至 1945 年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日方就在中国强征了 1400 万劳工，其中关内的劳工有 800 万名，关外的劳工有 600 万名。^②

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秘书长吴天威教授，在综合利用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日本、美国方面的史料后提出：“日本从 1931 年至 1945 年的 14 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 3700 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③

① 居之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② 魏运亨《近代“沦陷苦难史”：不应忘却的研究与教育》，新华网辽宁频道。

③ 吴天威《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1 期。



另据居之芬、庄建平所著《日本劫掠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一书中统计表明：日本华北方面军为了“强化治安”，大规模构筑警备道、防御沟墙、碉堡据点等封锁围困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工程，仅从1940年至1942年末，就强征民工约4500万人次。

据东北烈士纪念馆副研究员程鹏汉介绍，仅日军在北满修筑军事要塞期间，被残害死亡或集体屠杀的战俘劳工至少有120万人，是南京大屠杀人数的几倍。

这些学者专家所考证、计算出的数字虽不一致，但即使按照日本侵华期间共强制役使中国劳工1500万这一最低数字，也至足惊人！

日本侵华14年间，1000余万中国劳工和数十万战俘，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下，受尽迫害与摧残，过着人间地狱般的悲惨生活，数百万人在被日军强迫服苦役期间丧生或致残。

这是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人民永远不应忘记。



第一章 魔窟般的战俘集中营

一、杀戮与残害，从他们被俘开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

激烈的枪炮声已经停止，弥天的硝烟已经散去，中日两军的血战已经结束，但日军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屠杀却刚刚开始。

数日之后，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街道上、废墟旁、田野里，被日军杀害的男女老幼相与枕藉，沟河水流为尸体所堵。在汉中门、雨花台、太平门等集体屠杀之地，尸积如山，血泊深可过踝。下关一带，浮尸覆盖江面30余米，顺流而下，致使江水变色。

但侵略者并未就此封刀，他们像疯魔了的野兽一般，见到零散躲逃的中国人，当场用刺刀刺死，或用战刀砍下头颅，或开枪射杀。并且把成千上万躲进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安全区的难民强行驱赶至一地，或用机枪扫射，或用手榴弹轰炸，或施放毒气，或挖坑活埋；后来为了节省子弹，又将数以千计的中国军民驱赶到仓库里，在周围浇上汽油，放火烧死。

日军对中国战俘的屠杀是从12月15日夜间开始的。这数万名战俘，大部分是在南京失守时未来得及撤离，已经缴了械的中国官兵，有一部分是换上便衣躲在城内被日军查获的。

日军抓捕中国军人的依据是看其腰间有无系皮带的痕迹、右手有无握枪的老茧，甚至腿脚有无力气，或是眼神有些可疑。

这些中国战俘，被日军用粗绳或铁丝捆起双手，又将5人或10人拴成一串，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往下关、草鞋峡等江边地带，排成一排，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日军，用机枪进行扫射屠杀。然后再由端着刺刀的日本兵进行检查，发现仍然活着的，皆用刺刀刺死。

15日夜晚，一支长不见尾的战俘队伍被全副武装的日军押着，经过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设在大方巷的分社门前马路，前往屠杀场所，该报随军记者今井正刚尾随其后，来到下关，目睹了大屠杀的经过。他在手记中对人世间罕见的悲惨场面做了如下描述：

码头上到处都是尸体，一片黑黝黝的，堆积如山。约有五十个乃至一百个人影在尸体中间蠕动，他们转来转去地拖着尸体，把尸体丢入江中。尚未断气的人在呻吟着，鲜血在滴沥，手脚抽搐着，像哑剧那样，一片寂静。这个惨象在对岸隐约可见。码头上到处都是血水，道路化为泥泞。血水在月色下映出一片微弱的光亮。

过不多久，“苦力们”完成了工作，在岸边排成一行。哒！哒！哒！一阵机枪声。只见他们仰面朝天，翻身扑地，或腾空跃起，都一起跌入江中，就此了结。

当时在场的军官曾点过死亡的人数，说是“约有二万名左右”。^①

日军野战邮局军官佐佐木元胜，在接收了下关的中国邮局后，把野战邮局迁到了此地，后来，他在《野战邮政旗》一书中描述了屠杀后的场面：

^① 引自日本作者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第一编第三节。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浇上了煤油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如山，像庆祝胜利似的。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国与亡国的强烈对比。^①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随即对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间长达6个星期，我30万同胞惨遭杀害，其中有9万多名战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著名的特大惨案之一。

日本于1937年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日军对在战场上俘获的中国战俘，一律进行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数万中国战俘之死，便是最有力的证据。日军屠杀战俘的理由之一，是无法解决战俘的吃饭问题。这当然只是一个掩盖其罪行的借口。

随着占领区的逐渐扩大和战线的不断拉长，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掠夺中国的物产资源，以供应侵略战争所需的军火物资，开始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掠夺物产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战俘多是青壮年，正可以强制他们充当劳工，于是日军对待战俘开始从肉体上的消灭，转变为肉体和精神上的奴役。

^① 引自日本作者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第一编第三节。



但是，日军野蛮而又残暴的本性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直到日本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屠戮战俘的事情仍经常发生，而被日军残酷地迫害和奴役，则几乎是所有幸存战俘的遭遇。

只要翻开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书籍，日军屠戮战俘的罪证比比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侵华日军官兵悔罪后的自白吧。

原任日本北支那方面军第1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6大队通信队少尉队长的稻叶绩，对他第一次杀害中国战俘的经历这样写道：

1945年5月，我被分配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六大队部，担任兵科见习士官。一天中午，在大队部本部二楼的大厅里，会餐刚刚结束，大队长（竹下置一世字）沼傅少佐嘴里叼着香烟，在大厅里巡视了一周，冲我们说：“刚从国内调来的新兵都没有战场经验，我想把拘留在大队部的那几名八路军作为活靶，对新兵进行一次刺杀训练，壮一下他们的胆量。”他一边讲，一边用发疯似的双眼向大家扫视。

“稻叶见习士官，你杀过人吗？”突然，他可怕的目光停在我的身上。

“没有。”

“好，那么和新兵一起，进行一次锻炼吧！”

踏上侵略中国的战场，我还没有过杀人记录。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可能是今后的一生中光宗耀祖、飞黄腾达的起步。心中，顿时萌发了杀人念头。

在大队部的哨所前面，二中队的十五名新兵、三名下士官，还有高木翻译已在等候。用麻绳反捆着双臂的五名抗日战士，在武装士兵们的刺刀押送下，被带到了



东门外的广场。五名俘虏，一个个都被剥掉上衣，露出胸膛，反捆双臂，跪在那里。

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开始了。

首先，我拔出了军刀，用刀背敲打着一个俘虏的头，一声令下，人头落地。站在旁边的铃木正美露出狰狞的面目，在冷笑。

“前进！前进！”口令一下，新兵们按照刺杀训练的要领，一步一步地前进。俘虏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怒目而视。新兵们精神都显得紧张，有的脸色已吓得苍白，感到惊愕。“刺杀！”一声杀人命令，新兵们都变为疯狗，疯狂地举起刺刀向俘虏的胸部、腹部刺去，顿时，五个人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抗日战士们被刺死后，人头又被砍下，悬挂在城门楼上。^①

原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69师85大队机枪中队兵科见习士官队付的石冢鹤雄，随军驻扎在山西省岚县东村镇时，执行过一次屠杀战俘的任务，他于战后撰文叙述了这次屠杀的经过：

1943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喇叭里传出了队部的命令：“执行处决任务，广场集合！”

我听到命令后，马上集合十名士兵，全副武装，整队前往营地南面的广场，同时命令高山准尉率领中队全体士兵随后赶往集合地点。

集合完毕，执行任务的北川中尉，情报官远山少尉来到了现场。后面紧跟着军犬班的士兵，随带着四只

^① 引自《太原文史资料》第9辑。



军犬。

在刺刀的包围下，七名不屈于拷打和诱惑的为捍卫他们的祖国而坚持抵抗的八路军俘虏，还有八名因民兵嫌疑而遭逮捕的面色憔悴但双眼却都炯炯有神的老百姓用绳绑成一串，被押解到现场。

看到这些坚贞不屈的八路军，我心中在想，即便放了他们，将会恨上加恨，更加仇视我们，我们将会出现更多的牺牲者，一个也不能留下。

“喂！把你剑术二段的本领使出来吧，让大家见识一下。”我对高山准尉说，让他做个示范。同时命令竹内军曹准备砍杀，并从士兵中选出了三名优秀的刺手。

首先，拉出了一名俘虏，解开绑绳，让他坐在了坑边。准尉打头阵，他紧握着军刀站在俘虏后面。

“中华民族万岁！”突然，从被绑的俘虏堆中传出一声怒吼，接着，“万岁！”的呼声，不绝于耳。

慌了手足的北川中尉，命令部队散开，加强戒备。并令士兵们用枪托殴打喊叫者。

“咔嚓”一声，高山准尉的军刀落在了俘虏的头上，鲜血四溅，染红了周围的黄土，俘虏的头掉进了坑里，高山又把身躯踢进去。

接着，随着北川中尉的大声喊叫倒下去了。一个，两个……又有四名倒下去了。

最后，转到了竹内军曹。他解去了一个只有十六七岁还一身稚气的少年身上的绑绳，少年兵毫无惧色地坐在了坑边。

“快斩！还犹豫什么？”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已经满身血腥，疯狂到顶的我，向竹内军曹怒声斥骂。

军曹的刀立即砍了下去。鲜红的血喷了出来，头颅



咯噔一下子落在了前面，躯体滚进了土坑里。

刺杀开始了。士兵都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个如同野兽般地刺了过去。就这样，又有六个人的胸前流出了鲜红的血，呻吟着倒下去了。

广场上笼罩着恐怖和悲惨，四处散发血腥味。四只军犬在周围窜来窜去，汪汪地狂吠着。

一名年约三十四五岁的有民兵嫌疑的老百姓，又被拉进刺刀包围之中。“袭击！”的一声命令，两只军犬已猛扑向他的身上。他在呼叫，在挣扎……可是，衣服已被撕咬得破碎。他用力睁开愤怒的双眼，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军犬的嘴。而另一只军犬又扑了上来，鲜血从他的腹部、腿部……涌流出来。军犬又咬住了他的咽喉反复地撕咬着，他终于倒在了血泊中。“干什么！把脸转过来，好好看着！”一名士兵不忍目睹，转过了脸，我发出了怒骂声。

接着，又有两名老百姓遭到了同样的悲惨命运。

砍杀、刺杀、咬杀，十五名中国人就这样被一群魔鬼随心所欲地残害了。^①

以上两个侵华日军的回忆文章所叙述的罪行，是杀戮在战场俘获的零星战俘；从国民党军士兵景云祥的苦难经历可以看出，日军后来在战场上俘获数量较多的战俘之后，是怎样处理的。

景云祥是国民党第85军第100师的战士，在1944年3月河南战役中，于渑池县被日军俘虏，和他一同被俘的有1000多名官兵。日军没有将他们就地屠杀，而是将他们押到驻地，关进几个大土窑洞里，显然是要将这批战俘留作他用。

^① 引自《太原文史资料》第9辑。